

中国古典精品小说

儒林外史

【清】吴敬梓



·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精品·

儒林外史

〈清〉吴敬梓 著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儒林外史/(清)吴敬梓著. - 北京:中国盲文出版社,
1999.12

ISBN 7 - 5002 - 1365 - 4

I. 儒…

II. 吴…

III. 章回小说 - 中国 - 清代

IV. I 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68703 号

儒林外史

编 著:(清)吴敬梓

出版发行:中国盲文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

邮政编码:100072

电 话:(010)83895214 63289149

印 刷:北京汤北胶印厂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370 千字

印 张:14.875

印 数:5001—10000 册

版 次: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 - 5002 - 1365 - 4/I · 206

定 价:20.60 元

此书盲文版同时出版
盲人读者可免费借阅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出版说明

《儒林外史》，清人吴敬梓著。原本五十回，但未流传。还有五十五回本，亦未见。此通行本，为清代嘉庆八年刻五十六回本，末回似为他人所补。

本书与一般长篇小说不同，没有中心人物，是由一系列相对独立的人物故事联缀敷演而成。作品通过这些人物故事，精心描绘了封建儒人文士醉心科举，虚伪狡诈，追逐名利地位的精神面貌，深刻揭露和嘲讽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端；并以此为中心，进而讽刺了封建官吏的昏庸无能，地主豪绅的贪吝刻薄，附庸风雅之士的虚伪卑鄙，暴露出封建社会的腐朽本质，揭示了封建制度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。书中范进就是一个颇具特色的腐儒典型。他热衷功名，屡试不第，穷困潦倒，常遭岳父胡屠户辱骂。一旦中举，便欣喜过度，鬼迷心窍，神魂颠倒，以至疯颠。直到挨了胡屠户一记耳光才清醒过来。从此范进平步青云，连曾骂得他狗血喷头的岳父也对他毕恭毕敬，低声下气起来。这不仅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八股取士制度对封建文人的禁锢、毒害，也充分显示了在此制度下人际关系的虚伪可憎、权势取人的炎凉世态。

书中也写了一些寄予希望的正面人物。诸如反对八股取士、讲究文行出处的王冕，挑战世俗、藐视功名的杜少卿，宁以刺绣卖文为生、也不嫁给豪富作妾的沈琼枝，以及虞育德等“真儒”和自食其力的“市井奇人”等。作者对他们寄予同情和希望，但却无法挽救黑暗衰朽的世道。

作者从现实生活出发，或将人物自相矛盾的言行突现出来，或对表现人物个性特征的细节加以夸张，从而使故事情节更加典型

生动,获得“无一贬词,而情伪毕露”的效果,表现了高超的讽刺艺术才能。作品虽无贯穿全书的人物和事件,但通过故事转接、前后呼应等手法,联缀牵合,读之不觉其散。语言准确洗炼,尖刻幽默,极富表达能力。鲁迅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介,说:“迨吴敬梓《儒林外史》出,乃秉持公心,指撻时弊,机锋所向,尤在士林;其文又戚而能谐,婉而多讽: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。”

编 者

1999年11月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 1 回 | 说楔子敷陈大义 | 借名流隐括全文 …… (1) |
| 第 2 回 | 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|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 …… (11) |
| 第 3 回 |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|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 …… (20) |
| 第 4 回 | 荐亡斋和尚吃官司 |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 …… (31) |
| 第 5 回 | 王秀才议立偏旁 | 严监生疾终正寝 …… (39) |
| 第 6 回 | 乡绅发病闹船家 | 寡妇含冤控大伯 …… (48) |
| 第 7 回 | 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|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 …… (57) |
| 第 8 回 | 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|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 …… (66) |
| 第 9 回 | 娄公子捐金赅朋友 | 刘守备冒姓打船家 …… (75) |
| 第 10 回 | 鲁翰林怜才择婿 | 蘧公孙富室招亲 …… (84) |
| 第 11 回 | 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| 杨司训相府荐贤士 …… (92) |
| 第 12 回 | 名士大宴莺脰湖 | 侠客虚设人头会 …… (100) |
| 第 13 回 | 蘧駪夫求贤问业 | 马纯上仗义疏财 …… (109) |
| 第 14 回 | 蘧公孙书坊送良友 | 马秀才山洞遇神仙 …… (118) |
| 第 15 回 | 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| 思父母匡童生尽孝 …… (126) |
| 第 16 回 | 大柳庄孝子事亲 | 乐清县贤宰爱士 …… (134) |
| 第 17 回 | 匡秀才重游旧地 | 赵医生高踞诗坛 …… (142) |
| 第 18 回 | 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| 访朋友书店会潘三 …… (150) |
| 第 19 回 | 匡超人幸得良朋 | 潘自业横遭祸事 …… (158) |

-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 20 回 | 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| 牛布衣客死芜湖关 … (167) |
| 第 21 回 | 冒姓字小子求名 | 念亲戚老夫卧病 …… (175) |
| 第 22 回 | 认祖孙玉圃联宗 | 爱交游雪斋留客 …… (183) |
| 第 23 回 | 发阴私诗人被打 | 叹老景寡妇寻夫 …… (192) |
| 第 24 回 | 牛浦郎牵连多讼事 | 鲍文卿整理旧生涯 … (201) |
| 第 25 回 | 鲍文卿南京遇旧 | 倪廷玺安庆招亲 …… (209) |
| 第 26 回 | 向观察升官哭友 | 鲍廷玺丧父娶妻 …… (217) |
| 第 27 回 | 王太太夫妻反目 | 倪廷珠兄弟相逢 …… (225) |
| 第 28 回 | 季苇萧扬州入赘 | 萧金铉白下选书 …… (233) |
| 第 29 回 | 诸葛佑僧寮遇友 | 杜慎卿江郡纳姬 …… (241) |
| 第 30 回 | 爱少俊访友神乐观 | 逞风流高会莫悉湖 … (249) |
| 第 31 回 | 天长县同访豪杰 | 赐书楼大醉高朋 …… (257) |
| 第 32 回 | 杜少卿平居豪举 | 娄焕文临去遗言 …… (267) |
| 第 33 回 | 杜少卿夫妇游山 | 迟衡山朋友议礼 …… (275) |
| 第 34 回 | 议礼乐名流访友 | 备弓旌天子招贤 …… (283) |
| 第 35 回 | 圣天子求贤问道 | 庄征君辞爵还家 …… (292) |
| 第 36 回 | 常熟县真儒降生 | 泰伯祠名贤主祭 …… (300) |
| 第 37 回 | 祭先圣南京修礼 | 送孝子西蜀寻亲 …… (308) |
| 第 38 回 | 郭孝子深山遇虎 | 甘露僧狭路逢仇 …… (317) |
| 第 39 回 | 萧云仙救难明月岭 | 平少保奏凯青枫城 … (326) |
| 第 40 回 | 萧云仙广武山赏雪 | 沈琼枝利涉桥卖文 … (333) |
| 第 41 回 | 庄濯江话旧秦淮河 | 沈琼枝押解江都县 … (342) |
| 第 42 回 | 公子妓院说科场 | 家人苗疆报信息 …… (351) |
| 第 43 回 | 野羊塘将军大战 | 歌舞地酋长劫营 …… (359) |
| 第 44 回 | 汤总镇成功归故乡 | 余明经把酒问葬事 … (367) |
| 第 45 回 | 敦友谊代兄受过 | 讲堪輿回家葬亲 …… (374) |

-
-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 46 回 | 三山门贤人饯别 | 五河县势利薰心 …… (382) |
| 第 47 回 | 虞秀才重修元武阁 | 方盐商大闹节孝祠 … (390) |
| 第 48 回 | 徽州府烈妇殉夫 | 泰伯祠遗贤感旧 …… (398) |
| 第 49 回 | 翰林高谈龙虎榜 | 中书冒占凤凰池 …… (406) |
| 第 50 回 | 假官员当街出丑 | 真义气代友求名 …… (413) |
| 第 51 回 | 少妇骗人折风月 | 壮士高兴试官刑 …… (420) |
| 第 52 回 | 比武艺公子伤身 | 毁厅堂英雄讨债 …… (426) |
| 第 53 回 | 国公府雪夜留宾 | 来宾楼灯花惊梦 …… (434) |
| 第 54 回 | 病佳人青楼算命 | 呆名士妓馆献诗 …… (442) |
| 第 55 回 | 添四客述往思来 | 弹一曲高山流水 …… (452) |
| 第 56 回 | 神宗帝下诏旌贤 | 刘尚书奉旨承祭 …… (460) |

第1回

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

人生南北多歧路，将相神仙，也要凡人做。百代兴亡朝复暮，江风吹倒前朝树。功名富贵无凭据，费尽心情，总把流光误。浊酒三杯沉醉去，水流花谢知何处。

这一首词，也是个老生常谈，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；但世人一见了功名，便舍着性命去求它，及至到手之后，味同嚼蜡。自古及今，哪一个是看得破的！

虽然如此说，元朝末年，也曾出了一个嵒崎磊落的人。这人姓王名冕，在诸暨县乡村里住。七岁上死了父亲，他母亲做些针指，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。看看三个年头，王冕已是十岁了。母亲唤他到面前来说道：“儿啊，不是我有心要耽误你。只因你父亲亡后，我一个寡妇人家，只有出去的，没有进来的；年岁不好，柴米又贵；这几件旧衣服和些旧家伙，当的当了，卖的卖了；只靠着我替人家做些针指生活寻来的钱，如何供得你读书。如今没奈何，把你雇在间壁人家放牛，每月可以得他几钱银子，你又有现成饭吃，只在明日就要去了。”王冕道：“娘说的是。我在学堂里坐着，心里也闷，不如往他家放牛，倒快活些。假如我要读书，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。”当夜商议定了。

第二日，母亲同他到间壁秦老家。秦老留着他母子两个吃了

早饭，牵出一条水牛来交与王冕，指着门外道：“就在我这大门过去两箭之地便是七泖湖，湖边一带绿草，各家的牛都在那里打睡。又有几十棵合抱的垂杨树，十分阴凉。牛要渴了，就在湖边上饮水。小哥，你只在这一带玩耍，不必远去。我老汉每日两餐小菜饭是不少的。每日早上，还折两个钱与你买点心吃。只是百事勤谨些，休嫌怠慢。”他母亲谢了扰，要回家去，王冕送出门来。母亲替他理理衣服，口里说道：“你在此须要小心，休惹人说不是。早出晚归，免我悬望。”王冕应诺，母亲含着两眼眼泪去了。

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，每到黄昏，回家跟着母亲歇宿。或遇秦家煮些腌鱼、腊肉给他吃，他便拿片荷叶包了来家，递与母亲。每日点心钱，他也不买了吃，聚到一两个月，便偷个空，走到村学堂里，见那闯学堂的书客，就买几本旧书，日逐把牛拴了，坐在柳荫树下看。

弹指又过了三四年。王冕看书，心下也着实明白了。那日，正是黄梅时候，天气烦躁。王冕放牛倦了，在绿草地上坐着。须臾，浓云密布，一阵大雨过了。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，渐渐散去，透出一派日光来，照耀得满湖通红。湖边上山，青一块，紫一块，绿一块；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，尤其绿得可爱。湖里有十来枝荷花，苞子上清水滴滴，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。王冕看了一回，心里想道：“古人说，‘人在画图中’，其实不错。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，把这荷花画他几枝，也觉有趣。”又心里想道：“天下哪个学不会的事，我何不自画它几枝？”

正存想间，只见远远的一个夯汉，挑了一担食盒来，手里提着一瓶酒，食盒上挂着一块毡条，来到柳树下，将毡铺了，食盒打开。那边走过三个人来，头戴方巾，一个穿宝蓝夹纱直裰，两人穿元色直裰，都有四五十岁光景，手摇白纸扇，缓步而来。那穿宝蓝直裰的是个胖子，来到树下，尊那穿元色的一个胡子坐在上面。那一个瘦子坐在对席。他想是主人，坐在下面把酒来斟。吃

了一回，那胖子开口道：“危老先生回来了。新买了住宅，比京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，值得二千两银子。因老先生要买，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卖了，图个名望体面。前月初十搬家，太尊、县父母都亲自到门来贺，留着吃酒到二三更天。街上的人，哪一个不敬。”那瘦子道：“县尊是壬午举人，乃危老先生门生，这是该来贺的。”那胖子道：“敝亲家也是危老先生门生，而今在河南做知县。前日小婿来家，带二斤干鹿肉来见惠，这一盘就是了。这一回小婿再去，托敝亲家写一封字来，去晋谒晋谒危老先生。他若肯下乡回拜，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，放了驴和猪在你我田里吃粮食。”那瘦子道：“危老先生要算一个学者了。”那胡子说道：“听见前日出京时，皇上亲自送出城外，携着手走了十几步，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辞了，方才上轿回去。看这光景，莫不是就要做官？”三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说个不了。

王冕见天色晚了，牵了牛回去。自此，聚的钱不买书了，托人向城里买些胭脂铅粉之类，学画荷花。初时画得不好，画到三个月之后，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，只多着一张纸，就像是湖里长的；又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。乡间人见画得好，也有拿钱来买的。王冕得了钱，买些好东好西，孝敬母亲。一传两，两传三，诸暨一县都晓得是一个画没骨花卉的名笔，争着来买。到了十七八岁，不在秦家了，每日画几笔画，读古人的诗文，渐渐不愁衣食，母亲心里欢喜。

这王冕天性聪明，年纪不满二十岁，就把那天文、地理、经史上的大学问，无一不贯通。但他性情不同：既不求官爵，又不交纳朋友，终日闭户读书。又在《楚辞图》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，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，一件极阔的衣服。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，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，他便戴了高帽，穿了阔衣，执着鞭子，口里唱着歌曲，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，惹得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，他也不放在意下。只有隔壁秦老，虽然务农，

却是个有意思的人，因自小看见他长大，如此不俗，所以敬他爱他，时时和他亲热，邀在草堂里坐着说话儿。

一日，正和秦老坐着，只见外边走进一个人来，头戴瓦楞帽，身穿青布衣服。秦老迎接，叙礼坐下。这人姓翟，是诸暨县一个头役，又是买办。因秦老的儿子秦大汉拜在他名下，叫他干爷，所以常时下乡来看亲家。秦老慌忙叫儿子烹茶，杀鸡、煮肉款留他，就要王冕相陪。彼此道过姓名，那翟买办道：“这位王相公，可就是会画没骨花的么？”秦老道：“便是了。亲家，你怎得知道？”翟买办道：“县里人那个不晓得。因前日本县老爷吩咐，要画二十四幅花卉册页送上司，此事交在我身上。我闻有王相公的大名，故此一径来寻亲家。今日有缘，遇着王相公，是必费心大笔画一画，在下半个月后，下乡来取。老爷少不得还有几两润笔的银子，一并送来。”秦老在旁，着实撺掇。王冕屈不过秦老的情，只得应诺了。回家用心用意，画了二十四幅花卉，都题了诗在上面。翟头役禀过了本官，那知县时仁发出二十四两银子来，翟买办扣克了十二两，只拿十二两银子送与王冕，将册页取去。时知县又办了别样礼物，送与危素，作候问之礼。

危素受了礼物，只把这本册页看了又看，爱玩不忍释手。次日，备了一席酒，请时知县来家致谢。当下寒暄已毕，酒过数巡，危素道：“前日承老父台所惠册页花卉，还是古人的呢，还是现在人画的？”时知县不敢隐瞒，便道：“这就是门生治下一个乡下农民，叫做王冕，年纪也不甚大，想是才学画几笔，难入老师的法眼。”危素叹道：“我学生出门久了，故乡有如此贤士，竟坐不知，可为惭愧。此兄不但才高，胸中见识，大是不同，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。不知老父台可以约他来此相会一会么？”时知县道：“这个何难，门生出去，即遣人相约。他听见老师相爱，自然喜出望外了。”说罢，辞了危素，回到衙门，差翟买办持个侍生帖子去约王冕。

翟买办飞奔下乡，到秦老家，邀王冕过来，一五一十向他说开了。王冕笑道：“却是起动头翁，上覆县主老爷，说王冕乃一介农夫，不敢求见，这尊帖也不敢领。”翟买办变了脸道：“老爷将帖请人，谁敢不去！况这件事，原是我照顾你的；不然，老爷如何得知你会画花？论理，见过老爷，还该重重的谢我一谢才是！如何走到这里，茶也不见你一杯，却是推三阻四，不肯去见，是何道理？叫我如何去回覆得老爷！难道老爷一县之主，叫不动一个百姓么？”王冕道：“头翁，你有所不知。假如我为了事，老爷拿票子传我，我怎敢不去！如今将帖来请，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，我不愿去，老爷也可以相谅。”翟买办道：“你这都说的是甚么话！票子传着倒要去，帖子请着倒不去，这不是不识抬举了！”秦老劝道：“王相公，也罢，老爷拿帖子请你，自然是好意，你同亲家去走一回吧。自古道：‘灭门的知县’，你和他拗些什么？”王冕道：“秦老爹！头翁不知，你是听见我说过的。不见那段干木、泄柳的故事么？我是不愿去的。”翟买办道：“你这是难题目与我做，叫拿甚么话去回老爷？”秦老道：“这个果然也是两难。若要去时，王相公又不肯；若要去不去，亲家又难回话。我如今倒有一法：亲家回县里，不敢说王相公不肯，只说他抱病在家，不能就来，一两日间好了就到。”翟买办道：“害病，就要取四邻的甘结！”彼此争论了一番，秦老整治晚饭与他吃了；又暗叫了王冕出去问母亲秤了三钱二分银子，送与翟买办做差钱，方才应诺去了。

回复知县，知县心里想道：“这小厮那里害甚么病！想是翟家这奴才，走下乡狐假虎威，着实恐吓了他一场。他从来不曾见过官府的人，害怕不敢来了。老师既把这个人托我，我若不把他就叫了来见老师，也惹得老师笑我做事疲软。我不如竟自己下乡去拜他，他看见赏他脸面，断不是难为他的意思，自然大着胆见我。我就便带了他来见老师，却不是办事勤敏？”又想道：“一个堂堂县令，屈尊去拜一个乡民，惹得衙役们笑话。”又想道：“老师前

日口气，甚是敬他。老师敬他十分，我就该敬他一百分。况且屈尊敬贤，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一篇。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，有甚么做不得！”当下定了主意。

次早，传齐轿夫，也不用全副执事，只带八个红黑帽夜役军牢。翟买办扶着轿子，一直下乡来。乡里人听见锣响，一个个扶老携幼，挨挤了看。轿子来到王冕门首，只见七八间草屋，一扇白板门紧紧关着。翟买办抢上几步，忙去敲门。敲了一会，里面一个婆婆，拄着拐杖出来说道：“不在家了。从清早晨牵牛出去饮水，尚未回来。”翟买办道：“老爷亲自在这里传你家儿子说话，怎的慢条斯理！快快说在那里，我好去传！”那婆婆道：“其实不在家，不知在那里。”说毕，关着门进去了。

说话之间，知县轿子已到。翟买办跪在轿前禀道：“小的传王冕，不在家里，请老爷龙驾到公馆里略坐一坐，小的再去传。”扶着轿子，过王冕屋后来。屋后横七竖八几棱窄田埂，远远的一面大塘，塘边都栽满了榆树、桑树。塘边那一望无际的几顷田地，又有一座山，虽不甚大，却青葱树木堆满山上。约有一里多路，彼此叫呼，还听得见。知县正走着，远远的有个牧童，倒骑水牯牛，从山嘴边转了过来。翟买办赶将上去，问道：“秦小二汉，你看见你隔壁的王老大牵了牛在那里饮水哩？”小二道：“王大叔么？他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亲家家吃酒去了。这牛就是他的，央及我替他赶了来家。”翟买办如此这般禀了知县。知县变着脸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必进公馆了！即回衙门去吧！”时知县此时心中十分恼怒，本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来责惩一番，又想恐怕危老师说他暴躁，且忍口气回去，慢慢向老师说明此人不中抬举，再处置他也不迟。知县去了。

王冕并不曾远行，即时走了来家。秦老过来抱怨他道：“你方才也太执意了。他是一县之主，你怎的这样怠慢他？”王冕道：“老爹请坐，我告诉你：时知县倚着危素的势要，在这里酷虐小民，

无所不为。这样的人，我为什么要相与他？但他这一番回去，必定向危素说，危素老羞变怒，恐要和我计较起来。我如今辞别老爹，收拾行李，到别处去躲避几时。只是母亲在家，放心不下。”母亲道：“我儿，你历年卖诗卖画，我也积聚下三五十两银子，柴米不愁没有。我虽年老，却无疾病，你自放心出去躲避些时不妨。你又不曾犯罪，难道官府来拿你的母亲去不成？”秦老道：“这也说得有理。况你埋没在这乡村镇上，虽有才学，谁人是识得你的？此番到大邦去处，或者走出些遇合来也不可知。你尊堂家下大小事情，一切都在我老汉身上，替你扶持便了。”王冕拜谢了秦老。秦老又走回家去，取了些酒肴来替王冕送行，吃了半夜酒回去。

次日五更，王冕起来收拾行李，吃了早饭，恰好秦老也到。王冕拜辞了母亲，又拜了秦老两拜，母子洒泪分手。王冕穿上麻鞋，背上行李，秦老手提一个小白灯笼，直送出村口，洒泪而别。秦老手拿灯笼，站着看他走，走的望不着了，方才回去。

王冕一路风餐露宿，九十里大站，七十里小站，一径来到山东济南府地方。这山东虽是近北省份，这会城却也人物富庶，房舍稠密。王冕到了此处，盘费用尽了，只得租个小庵门面屋，卖卜测字；也画两张没骨的花卉贴在那里，卖与过往的人。每日问卜卖画，倒也挤个不开。弹指间过了半年光景，济南府里有几个俗财主，也爱王冕的画，时常要买；又自己不来，遣几个粗夯小厮，动不动大呼小叫，闹得王冕不得安稳。王冕心不耐烦，就画了一条大牛贴在那里，又题几句诗在上，含着讥讽。也怕从此有口舌，正思量搬移一个地方。

那日清早，才坐在那里，只见许多男女，啼啼哭哭在街上过，也有挑着锅的，也有箩担内挑着孩子的，一个个面黄肌瘦，衣裳褴褛。过去一阵，又是一阵，把街上都塞满了。也有坐在地上就化钱的。问其所以，都是黄河沿上的州县，被河水决了，田庐房舍尽行漂没。这是些逃荒的百姓，官府又不管，只得四散觅食。王

冕见此光景，过意不去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河水北流，天下自此将大乱了，我还在这里做甚么！”将些散碎银子收拾好了，拴束行李，仍旧回家。入了浙江境，才打听得危素已还朝了，时知县也升任去了，因此放心回家，拜见母亲。看见母亲康健如常，心中欢喜。母亲又向他说秦老许多好处。他慌忙打开行李，取出一匹茧绸，一包耿饼，拿过去拜谢了秦老。秦老又备酒与他洗尘。自此，王冕依旧吟诗作画，奉养母亲。

又过了六年，母亲老病卧床。王冕百方延医调治，总不见效。一日，母亲吩咐王冕道：“我眼见得不济事了。但这几年来，人都在我耳根前说你的学问有了，该劝你出去做官。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，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。况你的性情高傲，倘若弄出祸来，反为不美。我儿可听我的遗言，将来娶妻生子，守着我的坟墓，不要出去做官。我死了，口眼也闭。”王冕哭着应诺。他母亲奄奄一息，归天去了。王冕辚踊哀号，哭得那邻舍之人无不落泪。又亏秦老一力帮衬，制备衣衾棺槨。王冕负土成坟，三年苦块，不必细说。

到了服阙之后，不过一年有余，天下就大乱了。方国珍据了浙江，张士诚据了苏州，陈友谅据了湖广，都是些草窃的英雄。只有太祖皇帝起兵滁阳，得了金陵，立为吴王，乃是王者之师。提兵破了方国珍，号令全浙，乡村镇市并无骚扰。

一日日中时分，王冕正从母亲坟上拜扫回来，只见十几骑马竟投他村里来。为头一人，头戴武巾，身穿团花战袍，白净面皮，三络髭须，真有龙凤之表。那人到门首下了马，向王冕施礼道：“动问一声，那里是王冕先生家？”王冕道：“小人王冕，这里便是寒舍。”那人喜道：“如此甚妙。特来晋谒。”吩咐从人都下了马，屯在外边，把马都系在湖边柳树上。那人独和王冕携手进到屋里，分宾主施礼坐下。王冕道：“不敢拜问尊官尊姓大名？因甚降临这乡僻所在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姓朱，先在江南起兵，号滁阳王；而今

据有金陵，称为吴王的便是。因平方国珍到此，特来拜访先生。”王冕道：“乡民肉眼不识，原来就是王爷。但乡民一介愚人，怎敢劳王爷贵步？”吴王道：“孤是一个粗卤汉子，今得见先生儒者气像，不觉功利之见顿消。孤在江南即慕大名，今来拜访，要先生指示：浙人久反之后，何以能服其心？”王冕道：“大王是高明远见的，不消乡民多说。若以仁义服人，何人不服，岂但浙江？若以兵力服人，浙人虽弱，恐亦义不受辱，不见方国珍么？”吴王叹息，点头称善。两人促膝谈到日暮。那些从者都带有干粮，王冕自到厨下烙了一斤面饼，炒了一盘韭菜，自捧出来陪着。吴王吃了，称谢教诲，上马去了。这日，秦老进城回来，问及此事。王冕也不曾说就是吴王，只说是军中一个将官，向年在山东相识的，故此来看我一看。说着罢了。

不数年间，吴王削平祸乱，定鼎应天，天下一统，建国号大明，年号洪武。乡村人各各安居乐业。到了洪武四年，秦老又进城来，回来向王冕道：“危老爷已自问了罪，发在和州去了。我带了一本邸抄来与你看。”王冕接过来看，才晓得危素归降之后，妄自尊大，在太祖面前自称老臣，太祖大怒，发往和州守余阙墓去了。此一条之后，便是礼部议定取士之法：三年一科，用《五经》、《四书》、八股文。王冕指与秦老看，道：“这个法却定得不好！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，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。”说着，天色晚了下来。此时正是初夏，天时乍热，秦老在打麦场上放下一张桌子，两人小饮。须臾，东方月上，照耀得如同万顷玻璃一般。那些眠鸥宿鹭，阒然无声。王冕左手持杯，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道：“你看，贯索犯文昌，一代文人有厄！”话犹未了，忽然起一阵怪风，刮得树木都飕飕的响，水面上的禽鸟格格惊起了许多。王冕同秦老吓的将衣袖蒙了脸。少顷，风声略定，睁眼看时，只见天上纷纷有百数十个小星，都坠向东南角上去了。王冕道：“天可怜见，降下这一颗星君去维持文运，我们是不及见了！”